

晚清小說史

阿英著

晚清小說史

阿

英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134 字數142,000 開本850×1168 耗1/32 印張6 $\frac{1}{16}$ 插頁2

1955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20001—45000冊

定價(6) 0.60元

目次

第一章 晚清小說的繁榮

晚清小說統計 繁榮的原因 小說雜誌 小說理論 小說叢話 幾種特徵 形式與內容 作家的思想傾向 總的評價

第二章 晚清社會概觀（上）

一般所謂晚清代表作 李伯元及其文明小史 吳趼人及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東亞病夫及其孽海花 劉鶚及其老殘遊記

第三章 晚清社會概觀（下）

邊園負曝閒談 旅生癡生說夢記 八寶王郎冷眼觀 吳趼人上海游驂錄 總寫晚清社會的其他小說

第四章 庚子事變的反映

黃帝魂與義和團 憂患餘生鄰女語 吳趼人恨海和新石頭記 林紓京華碧血錄 良廬居士救劫傳

第五章 反華工禁約運動

何謂華工禁約 佚名苦社會 中國涼血人拒約奇譚 碧荷館主人黃金世界 吳趼人與華工禁約運動 他的小說劫餘灰和人鏡學社鬼哭傳

第六章 工商業戰爭與反買辦階級

寫商人小說之少 通文市聲 大橋式羽胡雪岩外傳 吳趼人發財祕訣 雲間天養生商界現形記

第七章 立憲運動兩面觀

七五

立憲運動的兩面 梁啟超及其新中國未來記 春風未來世界 佚名憲之魂 吳趸人立憲萬歲 李伯

元筆下之康（有爲）梁（啟超） 黃小配大馬扁 佚名新黨陞官發財記 浪蕩男兒上海之維新黨

藤谷古香燕天雷

第八章 種族革命運動

八九

晚清小說最發展的一環 震旦女士自由結婚 冷情女史洗恥記 陳天華獅子吼 懷仁盧梭魂 靜觀

子六月霜 羽衣女士東歐女豪傑

第九章 婦女解放問題

一〇四

婦女解放的作品 頤瑣黃繡球 思綺齋女子權 靜觀自得齋主人中國之女銅像 慘女界與閨中劒

關於婦女的譴責小說

第十章 反迷信運動

一〇六

繡像小說與反迷信運動 壯者掃迷帚 嘿生玉佛緣 吳趸人瞎騙奇聞 李伯元醒世緣 遯廬當頭棒

天足引與黑籍冤魂

第十一章 官僚生活的暴露

一〇八

李伯元官場現形記 黃小配宦海升沉錄 張春帆宦海 李伯元活地獄 新中國之廢物刺客談

第十二章 講史與公案

一一四

晚清的講史 吳趸人歷史小說論 吳趸人的痛史兩晉演義雲南野乘與九命奇冤 李亮承熱血痕 沁

梅子精禽填海記 痛哭生第二仇史 觀我齋主人櫻栗花及其他講史公案小說

第十三章 晚清小說之末流

一六九

吳語小說 李伯元海天鴻雪記

嫖界指南書

寫情小說

吳趸人恨海劫餘灰

鴛鴦蝴蝶小說的初生

擬舊小說 吳趸人新石頭記

第十四章 翻譯小說

一七〇

翻譯小說與晚清創作

翻譯的理論與方法

林紓及其譯作

吳櫛與俄羅斯名著

其他各國文學的翻

譯 譯作的幾種主要傾向

翻譯小說與黑幕小說

直譯小說之始

第一章 晚清小說的繁榮

晚清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個最繁榮的時代。所產生的小說，究竟有多少種，始終沒有很精確的統計。書目上收的最多的，要算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文學類一共收翻譯小說近四百種，創作約一百二十種，出版期最遲是宣統三年（一九一一）。雜誌小說林所刊東海覺我丁未年（一九〇七）小說界發行書目調查表，就一年著譯統計，有一百二十餘種。東西學書錄（一八九九）祇收三種，譯書經眼錄（一九〇五）較多，然亦不過三十種。梁啟超西學書目（一八九七）不收小說，新學書目提要（通雅書局，一九〇四）只存文集。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平圖書館，一九三三）所收創作，亦祇與譯書經眼錄數量相等。實則當時成冊的小說，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種上，約三倍於涵芬樓所藏。

造成這空前繁榮局面，在事實上有些怎樣的原因呢？第一，當然是由於印刷事業的發達，沒有前此那樣刻書的困難；由於新聞事業的發達，在應用上需要多量產生。第二，是當時智識階級受了西洋文化影響，從社會意義上，認識了小說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屢挫於外敵，政治又極腐敗，大家知道不足與有爲，遂寫作小說，以事抨擊，並提倡維新與革命。

所以在當時，不僅新聞紙競載小說，專刊小說的雜誌，也就應運而生。最早的一種，是梁啟超辦

的新小說。始刊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二），共行兩卷。所載小說，有梁氏自作之新中國未來記、吳趸人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電術奇談等。繼有李伯元主編之繡像小說（一九〇三）半月刊，共行七十二期。李之文明小史、活地獄、劉鶚老殘遊記，皆係發表於此。李伯元故後，吳趸人翔月月小說（一九〇六），行二十四期，自著有兩晉演義、劫餘灰等。小說林出最晚（一九〇七），行十二期，載有曾孟樸之孽海花。這是主要的幾種。此外則有新新小說、小說月報、小說時報、小說世界、小說圖畫報、新世界小說社報各種。此起彼仆，或同時並刊，亦足見繁榮景象。

對小說的重要性，獲得進一步理解，始於天津國聞報。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該報創刊，嚴復與夏穗卿合作本館附印小說緣啓，長萬餘言，是闡明小說價值的第一篇文字。後來雖有國聞報彙編（一九〇三）行世，此文未收，遂不傳。以後纔有梁啟超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一八九八）、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一九〇二），後者載在新小說的創刊號，影響最大。此文從社會的意義上，說明小說的重要性，一開始就說：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他的理由，是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可以改變一代的社會。『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小說『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相反的是，一二部好的小說，其對於社會人心影響，遠勝於千百部『大聖鴻哲』的書。認為『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欲改良羣治，必自小

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後此作者遂多，主要的有：

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楚卿：新小說）

論寫情小說與新社會之關係（松岑：新小說）

小說原理（夏穗卿：繡像小說）

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天僂生：月月小說）

中國歷代小說史論（天僂生：月月小說）

余之小說觀（覺我：小說林）

然其內容，仍不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的闡明。稍具新意的，祇有天僂生的理解。他指出中國小說寫作的動機不外三種，憤政治之壓制不得不作，痛社會之混濁不得不作，哀婚姻之不自由不得不作。這些小說，『皆賢人君子，窮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言者，則姑婉篤詭譎以言之。』同時他對於創作與翻譯，亦提出具體的主張：『擇事實之能適合於社會之情狀者，擇體裁之能適宜於國民之腦性者，』在這準則下寫作，纔能有更大效果。又有陸君亮月月小說發刊詞，以四千字敘述中國小說之史的發展，其觀點也是從『小說與羣治之關係』出發。

當時有小說叢話，亦始自新小說。是應用當時的理論，以評述舊小說之作，時有新穎理解。初刊時，梁啟超曾爲之序，稱爲『中國前此未有之作』。如說桃花扇爲民族主義作品，以社會生活考察的態度，研究金瓶梅、紅樓夢，可以代表進步的傾向。其間最突出的，如說水滸傳是提倡民主、民權之作，聊齋是排滿的書等等。最有史料價值的，是黃摩西小說小話（小說林），其中關於舊小說的著

錄，有很多不易見到的書，魯迅全部的收進了小說舊聞鈔。

因此，晚清的小說，遂有了幾個特徵。第一，充分反映了當時政治社會情況，廣泛的從各方面刻劃出社會每一個角度。第二，當時作家，意識的以小說作爲了武器，不斷對政府和一切社會惡現象抨擊。這也就是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謂『譴責』。史略云：

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闇昧，尙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培植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

按清庭自鴉片戰爭（一八四〇）以後，政治日趨頹敗，官吏貪污媚外，無所不至，早現崩潰之象。而英法兩軍入北京（一八六〇）以後，又連割土地（一八六一），開讓商埠（一八七六）。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法取安南，據台灣，侵福建（一八八五）。稍定，又有中東之戰（一八九四），於是日割台灣（一八九五），德侵膠州（一八九七）。清室至此，國幾不國。教民借外人勢力，復橫行國內，於是有義和團之變（一八九九）。結果卒至賠款四百五十兆（一九〇一）了事。返京以後，驕奢淫佚，一如曩時，廣興土木，重建宮殿。喪權辱國，苛斂暴征，小民憤慨，自不待言。於是在小說方面，亦從事筆伐，當時作者，幾於人有所作。故此類小說，在全數量中，所佔至少在百分九十

以上。第三，是大家既知清室不可與圖治，提倡維新愛國，因此也有許多人，利用小說形式，從事新思想新學識貫輸，作啓蒙運動。把高深學理，深入淺出，用少許結構，以對話敘述方式出之，惟由於技術貧乏，成功的也寥寥無幾。第四，是兩性私生活描寫的小說，在此時期不爲社會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雜誌新小說，繡像小說，所刊載作品，幾無不與社會有關。直至吳趸人擬『寫情小說』，此類作品始復抬頭，爲後來鴛鴦蝴蝶派小說開了先路。

胡適論晚清小說，認爲『都是學儒林外史』。因爲儒林外史寫作方法最好，『一來呢，這是一種軀體，可以作批評社會的一種絕好工具。二來呢，儒林外史用的語言是長江流域的官話，最普通最適用。三來呢，儒林外史沒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連綴起來的，拆開來，每段自成一篇，翻攏來，可長至無窮。這個體裁最容易學，又最方便。因此，這種一段一段沒有總結構的小說體，就成了近代諷刺小說的普通法式。』這也就是中國小說史略說的：『頭緒既繁，脚色復夥，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卽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

這種形式，是晚清譏責小說最普遍採用的。但其原因，說是學儒林外史，完全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論斷。第一，還不能不把原因歸到新聞事業上。那時固然還沒有所謂適應於新聞紙連續發表的『新聞文學』，而事實卻已經開始有了這種要求。爲着適應於時間間斷的報紙雜誌讀者，不得不採用或產生這一種形式，這是由於社會生活發展的必然。第二，是爲繁複的題材與複雜的生活內容所決定，不是過去的形式所能容納下的。第三，纔是儒林外史寫作方法的繼續發展。因爲在描寫多樣的事件，與繁

複的生活一點上，儒林外史和譴責小說，是有着共通性的。譴責小說所以然普遍的採用這種形式，不是單純的受了儒林外史的影響。因此，吳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雖煞費苦心，也祇能用一根九死一生的線，把繁複的人物與事實串起。

還有些小說採用西洋小說的寫作技法。不過這一類小說，在那時還不很多。而且除吳趼人九命奇冤很少幾部外，也沒有什麼成就。這當然由於還不能十分理解這種形式應如何運用。其次，當時作家，不肯用很熟練的語體文寫作，有的雖用語體，修養上又不够。也有一部分作品，仍然採用着純粹舊小說形式。不過無論是採用怎樣的形式，大部分作品，都會直接、間接受到西洋文學的影響，那是很顯然的。

從作品裏所反映的作家思想也極複雜，正體現了那樣複雜的、動亂的社會。有極其頑固的守舊黨，擁護皇室，擁護封建社會，對新的或比較新的人，嘲笑謾罵，無所不至。有極進步的反對滿族統治，反對立憲，主張種族革命的新人，他們在作品裏熱烈的、感憤的，把革命的思想儘量宣傳。又有既要顧君權又要顧民權，實際上還是替君權打算的立憲黨，在作品裏宣傳君主立憲的好處。有些知識分子，不提倡保皇也不倡導革命，祇從事反迷信、反纏足、反吸食鴉片等等，認為只有從這些地方下手，纔是真正的救國辦法。有的卻由於一般投機分子胡亂的行爲，對一切感到幻滅，政府不好，維新黨不好，革命黨也不好。有提倡科學的作品，也有發揮玄學的，而基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思想，更有科玄很矛盾並棲着的作品。當然也有對政治社會毫不關心，祇會講嫖經說愛情的人。形形色色，充分的表現了一種過渡期的現象。但幾乎是全部的作家，除掉那極少數頑固的而外，是有着共通

的方地，即是認為除掉興辦男女學校，創實業，反一切迷信習俗，和反官僚，反帝國主義，實無其他根本救國之道。

這是晚清小說發展的總形勢。魯迅謂其『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雖極中肯，然亦非全面論斷。晚清小說誠有此種缺點，然亦自有其發展。如受西洋小說及新聞雜誌體例影響而產生新的形式，受科學影響而產生新的描寫，強調社會生活以反對才子佳人傾向，意識的用小說作為武器，反清、反官、反帝、反一切社會惡現象，有意無意的為革命起了或多或少的的作用，無一不導中國小說走向新的道路，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這些，同樣是不應忽略的。

第二章 晚清社會概觀（上）

在文學史或小說史裏，論到晚清的小說，經常都是舉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鐵雲老殘遊記、曾孟樸孽海花。沒有論到孽海花的，祇有胡適最近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所以然以這幾部爲代表的原因，固然是由於各書在藝術上的成功，更主要的，還是全面的反映了晚清的社會。不過，就表現一個變革的動亂時代說，李伯元的小說，如其舉官場現形記，是不如舉文明小史更爲恰當的。官場現形記雖也反映了這個時代，是不如文明小史寫得更廣泛、更清晰。以下，先從這四部書，來開始對晚清小說的探討。

李伯元，名寶嘉，別署南亭亭長，江蘇上元人，生於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少擅制藝及詩賦，以第一名入學，累舉不第，乃到上海辦指南報。以後又辦遊戲報、繁華報。最後數年，主編繡像小說。至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以療卒。生平著小說很多，以官場現形記六十回最爲有名。此外則有文明小史六十回，中國現在記十二回，活地獄四十二回，海天鴻雪記二十回，庚子國變彈詞四十回。其他因用筆名，不可考者尙多。吳趼人曾替他作傳。他的文明小史，在晚清是一部出色的小說，現在已經絕版。大概因爲難於訪求的原故，最近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裏，祇用很少幾個字帶過，中國小說史

略一樣的止於提到。實則，不研究這一時期的小說則已，否則，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這一部書都是非論到不可的。

何以如此的強調文明小史呢？原因有幾點。首先就是這一部書，是全面的反映了中國維新運動期的那個時代，從維新黨一直到守舊黨，從官憲一直到人民，從內政一直到外交。所描寫的地帶，不是某一個省或者某一個鎮，而是可以代表中國的各個地方，從湖南寫到湖北，從湖北寫到吳江，從吳江到蘇州，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浙江，到北京，到山東，由山東回到南京，更從南京發展到安徽、香港、日本、美洲，然後回到南北兩京。全書所涉及的地域如此廣闊，而每一個地方，除日、美外，全部都寫的是維新運動期間的事。

其次，就是文明小史這部書，不用固定的主人公，而是用流動的，不斷替換的許許多多的人物作了幹線。可是並不怎樣感到渙散，因為人物雖然換過，但人物的思想情緒，卻沒有多少差異，仍然是密切的具有着連繫性。這種寫作方法，創始者不是李伯元，但他的發展的應用，是得到了許多新的成就的。

由於李伯元自己的思想主張關係，這部書的描寫，有許多失實與誇張的所在，但他也獲得了不少的成功。特殊是寫湖南的十多回，是全書最精彩，也是作者筆力最酣暢，最足以表現創作力的高強的部分。寫人物的性格，寫羣衆的活動，寫官僚的媚外，寫豪紳的作惡，真如舊話所謂『極盡繪色繪聲之妙』。出現於這部書裏的人物，一般的說，雖止於官僚、維新黨、帝國主義三方面，但各有其性格，各有其特色，各有其不同的活動。至於全書採用諷刺與幽默的筆調，也可算是一種特長。

這部小說，最初發表在繡像小說上，到丙午年（一九〇六），由商務印成單行本，但已不書作者名字，逐回的插圖也沒有收進。共六十回，約當四十萬字光景，書前有楔子一篇，說明寫作此書主旨。作者有意識到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個新舊過渡的時代，正是黑暗和光明的交替處，是動亂的時代。他對於這期間所發生的許多事是不滿意的，但他相信這是過渡期的必然。他把這些事無情的揭露出來，希望能為改進的一助。

李伯元自己所採取的態度，在第一回書裏，特地寫了在全書裏僅僅一現的影子，那位飽學的姚士廣姚老先生，代表他自己說了這樣的話：『我們有所興造，有所革除，第一須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們潛移默化，斷不可操切從事，以致打草驚蛇，反為不美。』他是一個溫情主義者，他主張『潛移默化』。他主張維新，但他反對採用激烈的手段。對於種族革命，他和吳趼人一樣的，採取了反對的態度。

全書的內容，因為這裏所敘述的，不是整然的有體系的故事，要想簡略的加以說明，事實上是很難能的。一般的講，裏面所涉及到的，在官僚方面，主要的是他們對於外國官員、商人、教士們的畏懼、屈服、獻媚。對於維新運動方面，有的是真誠的提倡新學，有的只是投機，有的礙於上峯的命令不得不敷衍塞責，有的卻是陽奉陰違，對新黨加以迫害。對人民，照例是高壓、剝削、橫征暴斂，或者欲加之罪，便陷以叛亂的罪名等等。在洋人一方面，寫他們橫行、要挾、袒護教民、任意索取被拘的囚徒、任意勒索賠款，以及士兵的醉酒傷人、調笑婦女。在維新黨方面，所寫的大都是些投機，不識之無，假借幾個新名詞以招搖撞騙，希圖升官發財的人。此外，也還雜以其他的事件和角色，如

興辦實業，開立書局，編譯新書，知識分子的無恥，和應有盡有的一些官場普通的黑幕。

這裏祇就最初十二回所敘述的湖南永順的事件來說一說。李伯元首先爲讀者介紹了永順是怎樣的一個地方：『永順僻處邊陲，所以那裏的民風，一直還是樸陋相安……只因這個地方，山多於水，四面岡巒迴伏，佳氣蔥蘢，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處山凹之中，倚樹爲村，臨流結舍，耕田鑿井，不識不知，正合了大學上「樂其樂而利其利」的一句話。』然後，他開始說在這裏所發生的故事。

那時正是首府舉行武考，剛考到一半的時候，適值省裏派了洋人，來勘察礦山，住在飯店裏，一個洋磁的杯子被打碎了。地保聽到這件事，認爲是不得了案子，馬上報告首府柳繼賢，首府大驚失色：『打碎了景德鎮都做不出來的外國人的杯子，這還了得！』立刻押下地保，抓到店小二，停止將結束的武考，找到首縣，馬上同去飯店拜訪洋人，卑躬屈膝，無所不至。雖晤面的時候，不曾談到洋磁茶杯，府縣均担心萬狀，不知此番交涉，將來如何是了。

首府一直不敢舉行考試，聲言洋人一日不去，本府一日不得安心，那有心緒監考？卻想不到考生對此深致不滿，又怕洋人勘礦開採，壞了永順一縣的風水，掘掉他們的祖墳。便在一個舉人的領導之下，開了明倫堂，聚衆去打外國人，打首府，並逼商人閉了市。李伯元在這裏敘述頭緒紛繁的當日情景，極見生色：

柳知府正在爲難的時候，只見門上幾個人慌慌張張的來報，說有好幾百個人，都衝進府衙門來，現在已把二門關起，請金大老爺就在這裏避避風頭。金委員連連躁腳，也不顧柳知府在座，便說：『倘若他們殺死外國人，叫我回省怎麼交代？』柳知府也是長吁短歎，一籌莫展。衆家丁更